

故宫雪梦

祁建

古老的殿宇，与我似曾相识。前世我来到过这里吗？恍然如梦之中的雪，打湿了我的睫毛，几百年后，是否还会来到这里？也许物是人非，也许沧海变迁，但古老的建筑与寻找的梦想，不会改变。或者几百年后，古老的建筑也许不复存在，这里也许是湖，也许是闹市，也许是沙漠。我再来到只能听见风雨看日出，孤独地走在这里……

散文

朋友圈

侯发山

朋友们真够意思，我每发一条微信或是转发一条微信，点赞的不计其数，评论的大有人在，存在感爆棚。每天早晨，我睁开眼睛打开手机，问好的微信是一条接一条：“早上好！我的亲哥！”“昨晚又做了好梦吧？愿你美梦成真！”……每到节假日，祝福语更是铺天盖地，热火朝天，弄得我眼花缭乱，看都看不过来；一会儿一杯茶水，一会儿一杯咖啡，一会儿一朵玫瑰，一会儿一块儿西瓜，当然啦，红红的嘴唇也是少不了的。虽然画饼不能充饥，但还是常常感动得我泪流满面、哽咽难语。后来，有微信红包了，朋友们该出手时就出手，尽管都是一分二分的钢镚儿，我还是很知足的。朋友圈真好！

在故宫看雪，是北京最具有韵律的风景之一。走在人流稀少的走廊上时，望向那些朱门碧环，还有那在我眼中高不可攀的墙，当年事，当年情，皆成轻烟一缕，散落空中，飘然而逝……我仰望着雪中的角楼，那如千古传奇似的故事，也许将几千年的所有悲伤与喜悦都化作瞬间一瞥。与雄伟华丽的故宫宫殿相比，角楼如静静躲在一角的沉默者。为拍角楼的雪夜，赶华灯起，人车渐少，把车停放在路边，然后背着相机跑向护城河边。雪夜灯将故宫的角楼照得明亮动人，于是，这角楼成为这片天地中最亮的中心，雪中角楼的一点光，就有了一丝惊艳。



山水 博全

博古斋

古代“高考”的程序

张迪

古代科举考试的规矩很多，而且相当复杂，完整程序有乡试、会试、廷试，即地方、中央、皇帝三级考试。大家熟知的，是考试地点设在各省的乡试。乡试也称乡闈，通过乡试即为“中举”，成为举人。乡试为全国统考，也是科举的第一级考试，全省考生统一集中到省里考试，因此从形式来说，乡试可以看成是古代中国的“全国普通高校统一考试”，本文所说的主要是乡试。要想参加这个古代“高考”，比现代难度大多了。就明清规定而言，并不是所有学生都可以参加乡试的，首选得通过小试，即俗称的童子试，成为秀才后才有可能。秀才还要通过岁试、科试，才有资格参加乡试，科试在乡试之前举行，可以看成是乡试的预考。通过科试的秀才被允许参加古代的“高考”乡试。如果科试没有通过，则叫“落海”，落海者尚有一次补考的机会，称为“考遗才”。通过乡试，成为举人，便可以参加由礼部主持的会试了。因为会试的考场设在京城，故有“进京赶考”一说。通过会试的考生，称为“贡士”，获得参加最后，也是最高级考试——廷试的资格。廷试考场设在皇宫的奉天殿或文华殿内，故又称殿试，由皇帝亲自主持。通过殿试的考生就是天子门生的“进士”了，成为一名入学的“进士”中，就是“状元”，如今称高考第一名即为状元，便源于此。

立夏尝三鲜

春晓

知味

就长江三角洲而言，立夏已进入夏天，气温乍热，万物生机，物产已相当丰富，各种“海、陆、空”应时鲜菜竞相上市，素有“立夏尝三鲜(水三鲜、树三鲜、地三鲜)”的说法。

水三鲜

鲥鱼，为中国珍稀名贵鱼类，与河豚、刀鱼齐名，素称“长江三鲜”，味冠众鱼之首。鲥鱼每年洄游于长江下游产卵，形成捕捞期。现在鲥鱼资源已近枯竭。鲥鱼加佐料以清蒸为上乘，味道鲜美无比，是款待贵宾的珍馐佳肴。清洗时切不可去鳞，鳞含脂肪丰富，油而不腻，味道纯正。在盛产期小贩将鲥鱼初加工，盛在碗里放些佐料蒸熟了，再装入蒸笼挑到农村兜售，卖给农民尝鲜。

地三鲜

燕竹笋；嫩、鲜、肉厚兼备，无脂肪，高纤维，有益健康，是最早面市的竹笋。“雨后春笋”就是形容春笋破土而出的情景。它早在谷雨后天三天笋头就冒出了，在林林总总的春笋中，它独领风骚；淡竹笋，体“瘦”而味略苦；黄竹笋虽粗壮，且较长，但是肉质大大逊于燕笋，竹笋味虽好，也逊色于燕笋；毛竹笋虽肉嫩，但经长途运输不新鲜，壳厚、根大，出“肉”率低，唯有燕笋从头到根都可食用。要说燕笋做菜可就多了，俗称“百搭”，样样菜可搭配。

树三鲜

枇杷，又名“蜜丸”“琵琶果”，与樱桃、梅子并称果中“三友”。苏州太湖的东山有大面积种植枇杷，立夏果子成熟面市。鲜桃，早熟品种鲜桃可于立夏应市。由于生长期短，果实小、肉薄、甜中略酸、体上有毛，远不如芒种期间成熟的桃子大。杨梅，小圆球形，色红略带紫，味酸甜。杨梅浸白酒，盛夏时节饮用顿觉气清神爽，消暑解腻。

黄鳝

黄鳝，又称鳝鱼、长鱼，经过一冬春地冬蛰，立夏前后出洞，生活在芦苇荡、蒲田、秧田的水里。这时它刚蜕掉腥臭味，长得“肥头大脸”。捕捉以手钩为主，钓到的都是四两左右的“陈年老鳝”。黄鳝吃法包括红烧鳝筒、雪里蕻咸菜汤鳝筒、青椒(或蒜苗)炒鳝片、着酥鳝球、油烹鳝丝、爆鳝等，鳝丝拌面肥而不油、溜滑爽口，是最受欢迎的食品。

白虾，是沿长江、太湖地区的特产，捕捞上来到镇上养在水盆里出售，条条活蹦乱跳，晶莹剔透，五脏六腑都能看到。白虾笃豆腐、白虾炒韭菜、笋头白虾汤，是最好的家常菜，鲜美可口，百吃不厌。当今有人工饲养黄鳝、白虾，它们个头虽大，但口味总比不得野生的鲜美。

晚上我把老徐的事跟药不是说了，表示明天我自己去看，如果确认跟老朝奉有关系，就可以收网了。药不是淡淡地说了句“注意安全”。我正要走，他忽然提出了一个问题：“当初你和老弟弟，也是这么合作的？”

我停下脚步：“呃……有点不一样。咱们是合作者，他是哥们儿……至少在背叛前是。”

药不是听出了这两个词之间的微妙差异，感慨地叹了口气：“那家伙啊，别看平时嬉皮笑脸，跟谁都能贫上几句，其实心里头跟谁都有点保持距离，骨子里有强烈的疏离感。家里能跟



清江垂钓图 冯延

《北京遇上西雅图之不二情书》

李昂

他，是洛杉矶小小不言的房地产经纪人Daniel；她，是从小移民澳门以赌场为家的公关女郎姣爷。一本书串起了他们之间的浪漫缘分。从洛杉矶到澳门，一封封信跨越千山万水，开启一份难得的书信情缘。当Daniel以“教授”身份遇到自称“小虾”的姣爷时，这段只存在于想象中的爱情，能否跨越千百次的错过，成为彼此的不二之选？

其实这都怪我们，没有给他们留出充裕的调研时间。面对这些人，我不得不板着脸来鉴定，然后把他们一个个客气地送走。康主任来探过口风，我的回答是这些假的简直不像话，很容易就会被李约瑟拆穿。我这种挑剔恶劣的态度，反倒让他更笃信不疑，解释说这些人都是自己听到流言跑来的，他介绍的“朋友”还没到。又过了两天，药不是那边投资办厂的合同都快谈妥了，康主任真正的“朋友”方才姗姗来迟。这是个黑瘦老头，半白头，穿着一身皱巴巴的干部服，领口敞开，能隐约看见里头穿着红背心——估计今年是他本命年吧。老头自称叫老徐，他两手空空，什么都没带，态度不是很好。一见面，他翻着眼皮表示本来家里农活紧，不想来，却不过康主任的面子，才不大情愿地过来谈谈，还强调说得给他补误工费。我心里有数，对方这也是在欲擒故纵，什么不情愿，什么补钱，都是为了给我造成一个印象，把他当成一个啥也不懂的农民，好掉以轻心。

“嗨，早没了，后来又有一年大暴雨，直接冲平了。你要想看炉子，我家后院都堆着呢。”“能拿一件来给我过过眼吗？”老徐一仰脖：“那玩意儿金贵，可不敢带过来，想看就跟我回村里看。”头回见面不带宝贝，这是古董行当的规矩，先相人，再相宝贝，看你这人靠谱，咱们再谈别的。老徐说回村看，那就是在他的主场，想怎么玩就由着他来了。这家伙真是把一个狡黠老农给演活了，我忍不住都想为他鼓掌。其实康主任的本意，是让我跟造假者合伙骗“李约瑟”。但这事儿微妙就微妙在这儿了。我和老徐初次见面，不是熟人，没有默契。所以老徐绝不会明着说：“我这有一百多件藏品，你往真了说。”我也绝不会明着说：“你分我一半钱，我把这件假的说成真的。”有些事，可做不可说。两边都得揣着明白装糊涂，说着言不由衷的话，这是为了留出活动的余地。等到双方建立起初步的信任，才会挑透。

连载



我站在房间窗台边，往下看，正好能看到老徐慢慢悠悠离开宾馆，跨上一辆破自行车，丁零当当地骑行而去。我正要拉起窗帘，忽地看到对面街角的小卖店门口站着一个人，瘦高个，一直盯着老徐。隔得太远，看不清他的表情，但那一排白牙却清楚得很，真可以说是咬牙切齿了。等到我回身给自己倒杯水的工夫，那人却消失了。晚上我把老徐的事跟药不是说了，表示明天我自己去看，如果确认跟老朝奉有关系，就可以收网了。药不是淡淡地说了句“注意安全”。我正要走，他忽然提出了一个问题：“当初你和老弟弟，也是这么合作的？”我停下脚步：“呃……有点不一样。咱们是合作者，他是哥们儿……至少在背叛前是。”药不是听出了这两个词之间的微妙差异，感慨地叹了口气：“那家伙啊，别看平时嬉皮笑脸，跟谁都能贫上几句，其实心里头跟谁都有点保持距离，骨子里有强烈的疏离感。家里能跟

他交心的，只有我爷爷药来一个，连我这个当大哥的，都不太能跟他说上话。”“为什么会这样？”“我爷爷说他是天生的狐狸命，养得再熟，内心也有自己一套定见，谁也动摇不了。”“可老朝奉却能让他死心塌地，甘于背叛一切去追随。”“药不是把眼镜拿下来擦了擦，这就是为什么我要找你合作的原因。除去老朝奉，你是我看见第一个能和我弟弟以哥们儿相交的人。”“哥们儿？”我苦笑着摇摇头，不太想继续这个话题，于是礼貌地跟药不是祝晚安，然后走出门去。还是先把注意力放在眼前发生的事情上吧，逮到罪犯，再分析他们的心理动机不迟。次日一早，我本来以为十拿九稳的事情，却发生了意外。按说老徐应该是一早过来，接我去他们村，或者打了电话来，把地址告诉我。可是我足足等了一个上午，却一点动静也没有。我和药不是商量了一下，决

定再等等，也许他们在暗中观察着我们。可是又等了一下午，还是一点动静也没有。我去问过康主任，康主任也觉得奇怪，答应我去问问看。结果他很快回报，说老徐家里有事，耽误了，让我们再等几天。我冷着脸对康主任说，“李约瑟”先生的日程非常紧，最多再等三日，否则耽误不起。康主任无奈地表示他跟老徐也不是特别熟，只能托人去催催看。他跟我说，何必一棵树上吊死，老徐不来，还有别的人呢。要说康主任也够忙的，白天要代表政府跟“李约瑟”谈生意，晚上就变成了古董界的陪客。我暗自揣测，他很可能是从那些献宝的假文物贩子身上收介绍费，见我一面，收多少多少钱，所以我见得越多，他赚得越多。接下来的几天里，其他献宝人仍旧络绎不绝。不过跟前几天相比，献宝的质量大幅提高，拿出来小金炉做工精良，质地纯正，虽然还是能看出是赝品，但得仔细摸过之后才能确定。